

THE INVESTIGATOR

秘密



调查师

永城◎作品

我们的产品，是秘密。

值钱的秘密。

作家出版社

THE INVESTIGATOR

永城◎作品

秘密



调查师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调查师 I 黄雀 / 永城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8.1
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9836-7

I. ①秘… II. ①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399 号

秘密调查师 I 黄雀

作 者: 永 城

统筹策划、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

永城作品版权由北京嘉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权代理

业务合作: info@joy-ink.com

www.joy-ink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80 千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36-7

定 价: 4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命运有无限种可能

自序



上次为《秘密调查师》写序是2010年的初冬，在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。七年之后，为《秘密调查师》的再版写序，仍是在飞机上，这次是由北海道飞往北京，舷窗外的北国大地又是白雪茫茫。也不知我有多少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，早年是漂洋过海求学谋生，然后是肩负着公务四处奔波，现在则是全职码字的闲云野鹤。无论调查报告还是小说，加起来总有十几万字是在机舱里写就的。看来，不管从事何种职业，注定是一个漂泊的人生。

转眼离开商业调查已有数年。但既是为《秘密调查师》作序，总是要再提一提那“神秘”的行业。

每当有人让我从《秘密调查师》里挑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，我总是不假思索地选出这一句：

我们的产品，是秘密。值钱的秘密。

这是小说中充满神秘感的GRE公司中国区老大对前来面试的年轻女子说过的话。这两个人物自然都是虚构的，就像这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。但生动的故事往往来自真实的素材。比如，作为中国区的领导，我也曾面试过许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。他们大多从中外名校毕业，拥有数年的金融、媒体或法务的工作经验，但对商业调查一无所知。因此目光里总是交织着忐忑和兴奋。他们希望加入的，是鼎

鼎鼎有名的“华尔街秘密之眼”——全球顶尖的商业调查公司。其数千名员工，隐藏在六十多个国家的金融区摩天楼里，秘密执行着数百起商业调查项目。他们为投资者调查未来合作对象的背景和信誉，为遭遇欺诈的公司找出销声匿迹的罪犯，为陷入经济纠纷的客户寻找对手的漏洞和把柄，另有一些为VIP客户提供的隐秘服务，是公司里大部分员工都不知道的。

十几年前，当我忐忑地接受面试时，对此行业同样一无所知。参与了数百个项目，走过十几个国家，顶过南太平洋的烈日，也淋过伦敦的冻雨，在东北的黑工厂受过困，也在东京的酒店避过险。在积累了许多经验之后才真正明白，一个商业调查师到底需要什么。面对那些拥有傲人简历的面试者，我总要问一个问题。这问题和英美名校的学历无关，和硅谷或华尔街的工作经验也无关。那就是：

应对一切可能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我这样问，因为我也曾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，并不是在面试时，而是在更尴尬也更紧迫的时刻。

那是在大阪最繁忙的金融区，一家豪华饭店的餐厅里。

“老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问我问题的，是个铁塔般巨大的西班牙裔男人，短发，粗脖子，皮肤黝黑，戴金耳环和金项链，体重起码有三百斤。若非见到他的名片，我会当他是西好莱坞的黑帮老大。可他并非黑帮，他叫Mike，来自洛杉矶，是国际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他身边是个身材娇小的西裔美女，那是他的私人秘书，他身后则是四名高大马大的保镖：两名白人，两名日本人，表情严峻，严阵以待。Mike低头凑近我，补充道：“他们几个都带着家伙！”

我摇摇头。一个小时之前，我才刚刚在关西机场降落。民航不会允许我带“家伙”搭乘客机，即便允许，我也没有。

Mike也摇摇头，脸上浮现一丝不屑：“没人告诉你吗？今天要见的证人，有可能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。但我们知道，他有黑帮的背景！”

这是一桩拖延了数年的跨国欺诈大案。骗子拿着巨款销声匿迹，

直到三天前，Mike 在日本的同事接到了匿名电话举报，声称见到过他。听声音举报人是女性，日语并不纯熟，操着些中国口音。同事在电话中说服她和我们秘密约见。我和 Mike 就是为了这次会面，分别从北京和洛杉矶赶到大阪来。时间地点由对方定，我们严格保密，尽量减少随行人员。

Mike 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。销声匿迹的诈骗犯可不喜欢被人一直追踪，为了警告律所和调查公司不要插手，以“举报”为名把接头人约到僻静处“灭口”，也是发生过的。Mike 无奈地看着我，抱起双臂说：“我给你半小时做准备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在酒店大门见。”

重温一下项目背景：被骗的是一家美国金融企业，骗子和日本黑社会有染。Mike 的律师事务所受聘为美国企业尽量挽回损失，而我就职的公司协助 Mike 的律师事务所，在全球追查骗子的行踪。半小时之后，我将同 Mike 在他的保镖和本地律师的陪同下，去接头地点和举报人见面。对于这位神秘的举报人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她曾在电话里声称是那骗子的情人。但，谁知道呢？

半小时，我能做什么准备？举目四望，酒店门外有一家便利店，想必是不卖枪的。就算卖，我也不知怎么用，或许比没有更不安全。我回到十分钟前刚刚入住的酒店房间，取出手提电脑，给在北京的同事发了一封邮件，简单做了些安排——如果我发生了意外，请帮我……

写完那封具备遗书功能的邮件，我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举目窗外，是一条被樱花淹没的街道，身穿和服的女人们，打着伞在花下拍照。原来竟是樱花怒放的季节，之前竟然丝毫也没注意到呢。

生活是美好的，但危险无处不在。作为一名商业调查师，危险似乎就更多一点儿。母亲因为我的职业抱怨过很多次：不务正业！在她看来，一个获得斯坦福硕士的机器人工程师，就该毕生研究万人瞩目的人工智能，改进那些我曾经研发的“蟑螂机器人”——那是我研究生时的课题：为丛林作战设计的仿生学机器人——穿越各种气候和地质条件下的丛林，深入敌人腹地，拍照，监听，执行其他更为秘密的任务。

毕业十几年之后，深入“腹地”的却并不是那些“蟑螂机器人”，而是我自己——整天西服革履地出入全球各地的高级写字楼，同银行

高管和企业家里打着交道。我远离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，被众多的合同、账务、新闻、八卦、公开的和不开公开的信息，还有无处不在的蛛丝马迹所淹没。

母亲一辈子做学问，无法量化商业咨询的技术含量和价值。一切用不上数理化公式的营生，她都当作不大正经。后来我辞了职，专心写起小说来。母亲就更失望了：“你凭什么能写小说？又不是文科出身。而且，想象力又未必出众。”我不敢言语顶撞，只在心中默默辩解：没有经历，哪来的想象力？

因此，凭着当年寒苦的漂洋，在硅谷设计和生产机器人，以及之后走遍世界的调查师经历，想象力似乎真的日益发达了。那些匪夷所思的调查，跨越国境的历险，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，绞尽脑汁的陷阱设计，高科技伪装下的原始冲动，被财富和欲望撕扯的情感和良知，就这样跃然纸上了。

当然，事实毕竟是和小说有所不同的。商业调查通常并不如小说里那般惊心动魄，正规公司的从业者也绝不会轻易踏入法律和道德禁区。而且这一行最需要严谨，容不得半点儿牵强和不实。所以专业调查师会补充说：“如果无法证明是真相，秘密一文不值。”

不过，前文所述的“大阪”经历却并非虚构。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序，正是为了向读者透露一点儿藏在小说背后的真实情形。只不过，此类“情形”并不多见，而且只有资深人士才会亲自涉险，绝不会把既敏感又危险的任务推给普通员工。至于那次经历的结果：瞧，我还健在呢！至于其他细节，抱歉，那可不能直接透露。正如这部《秘密调查师》里写到的诸多“秘密”，是要经过了小说式的加工才能见人的。

说不定您手中的这部小说，就已经把谜底告诉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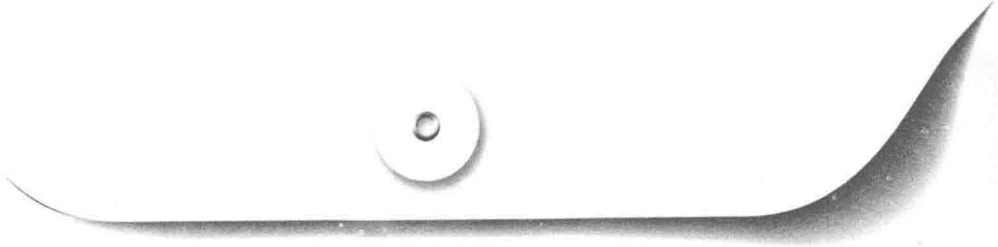
2017年11月2日

于札幌飞往北京的航班上

目录

Contents

自 序	/ 001
楔 子	/ 001
第一章 南太平洋的任务	/ 005
第二章 意外的“晚餐”	/ 023
第三章 祸从天降	/ 048
第四章 神秘的问候	/ 063
第五章 老谭	/ 079
第六章 实地调查惊魂	/ 115
第七章 新的突破	/ 132
第八章 水落石出	/ 166
第九章 黄雀在后	/ 191
第十章 最后的晚餐	/ 221
尾 声	/ 237



楔子

燕子决定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，尽管排队的长龙已经到了大街上。对于急着上班的 IT 族来说，不梳头不洗脸都不是问题，可如果不来杯咖啡，一天都没法儿过了。

今天的五道口，跟燕子出国前完全是两码事。那时候就只是个被铁路横插一刀的丁字路口，马路不算宽，两排大杨树，路边是城乡接合的小店面，副食品店、游戏店、小书店、水果摊。再往外多走几步就是农民的矮平房。当年燕子虽是医学院的学生，却也经常到清华来约会，对五道口并不陌生。

可现在，这里的变化天翻地覆。马路宽了好几倍，轻轨站也起来了，最显眼的是那一群直耸入云的高楼。有人说五道口是中国的硅谷，其实真正的硅谷并没那么多高楼。后来者居上，就像中国的高铁、中国的快递、中国的购物中心。燕子出国九年，北京差点儿认不出了。

燕子也需要醒晨的咖啡。这是在美国惯出来的毛病，倒是跟没去过美国的 IT 男们差不多。可她洗了脸梳了头，而且还冲了澡、喷了香水。这也是美国惯的。她毕竟不是五道口的程序员。她是国贸的上班族。北京的 CBD 里有另一群高楼，比五道口的更高，也更时髦。那里的上班族，快赶上东京、香港了。

可燕子穿得并不时髦。运动衣、运动裤、白球鞋。平时上班她就穿这些。三个月前，面试的时候，她也曾穿着意大利套装，挎着法国名包，却成了自取其辱。那家公司不需要裹着名牌的“花瓶”。它虽然位于 CBD 的最中央——国贸 A 座 38 层，却同其他 CBD 的公司不同；老板就更是不同。偌大的 CBD，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
燕子排在长龙的尾巴上，耐心等着往前慢慢移。

问题就出在这长龙上——实在太长，尾巴到了写字楼的大门口。所以燕子看见那个男人。这还不是问题。问题是：那个男人也看见了她。

那人中规中矩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典型中年知识分子。夹着公文包，混在从轻轨站滚滚而出的人流里，其实丝毫不显眼。但燕子一眼就认出他。一个礼拜前，刚刚和他在地球的另一边，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，共度了良宵。

燕子拔腿就走。

却听那男人在她背后怯怯地喊：“高小姐？”

燕子浑身一颤，仿佛后背中了一箭。那男人的目光就是箭。尽管在她印象中，他的目光并不凶狠，甚至还很温柔，带着些许暧昧的暖意。可她已经犯了行里的大忌。她根本就不应该再让他看见她。一辈子都不能。

燕子兜了几个圈，不见那人追上来，心中安稳了一些，钻进停车场的宝马小跑车里。这也是忌讳。如果那男人是个高超的跟踪者，不仅发现了她，还发现了她的车牌照。简直就可以把她连根挖出来。她确实有点慌不择路。入职几个星期，本以为已经轻车熟路，可没想到真遇上突发状况，她就是彻底的外行。燕子万分后悔。她今天其实根本不必到五道口来。她只是自告奋勇地开车把快要迟到的同事送过来。结果却遇到了他！

冤家路窄。

尽管他也许还不明白，燕子就是他的冤家。

四周都是人流，还好没有他。他原本急着上班，此刻肯定已经上楼，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了。燕子渐渐平静下来。

可突然间，在燕子眼角的余光里，一团黑影从天而降，紧接着一声闷响！

就在车窗外七八米远的地方，有个男人趴在水泥地面上。

燕子尖声惊呼。她条件反射般地打开车门，踉跄着冲出去。她曾经是医生，具备抢救的知识和经验。

可她却在距那人两三米的地方猛停下来。

是他！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和她共度良宵的人。

燕子知道已经晚了，做什么都没用了。她曾经是医生。

一只黑亮的皮鞋，就在燕子脚边。另一只还在他脚上。雪白的衬衫，从黑色西裤里脱出来。殷红的血，正从白衬衫下向外漫延。

燕子一阵天旋地转，手脚冰凉，仿佛遇到了刺骨严寒，瞬间冻僵了。

第一章

南太平洋的任务

一周以前。

大韩航空 758 次航班，穿越赤道的夜空，飞往远在南半球的岛国——斐济。航班的乘客以黄种人居多。韩国人，日本人，也有不少中国人。五百美金一晚的海边度假酒店，对不少中国人而言，早已相当轻松。

758 的乘客中有这样一位：徐涛，华夏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处处长。他四十岁上下，国字脸，戴金丝边的近视眼镜，显得越发儒雅忠厚。

徐涛周围的乘客都睡了，只有他头顶的阅读灯还亮着，膝头放着一本厚书。可他并没读书。他正凝视着邻座的小女孩。她叫丫丫，是他三岁的女儿。丫丫睡得很熟，嘴角微微带着笑意。那笑意令徐涛心碎。

他爱丫丫，可他也爱菊——那个将他拖入迷途的女人。菊是他的领导，华夏房地产公司的副总，万人企业的二把手。她漂亮、干练，她拥有令人羡慕的一切。可她没有爱情，在遇到徐涛之前——这是她告诉他的。她爱他。她不许他叫她赵总。她说：叫我菊，我的小名。只有你知道。

徐涛其实是个老实人，但那是在遇到菊之前。菊一定是妖精变的，对他施展了魔法。从他第一次把公司的账款汇入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开始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。那家秘密注册在百慕大的公司，登记在徐涛名下，由他和菊共同拥有。除了他们俩，再没第三个人知晓。就算到百慕大的公司注册部门去调查，也查不出那公司的股东到底是谁，这就是在百慕大注册公司的好处。

菊不想继续周旋在领导和老总们之间。他们都是狡猾而贪婪的狐狸，把国家财产和职工的血汗塞进自己的腰包。菊曾是他们的帮凶，

现在她要抽身而退，她想和徐涛终老一生，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赤道附近的大洋里有许多这样的角落，胜似天堂。

菊和徐涛的合作天衣无缝。几千万的承包工程款已经汇入百慕大的公司账户。只不过，那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地球上并不存在。下次审计是三个月之后，那时他们早就消失了。

他对不起妻子和女儿。他的妻子是高中化学老师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和他过着白开水一样的生活。他本来对此不算太反感。毕竟他爱自己的女儿，他是公认的好爸爸。曾经是。

但事已至此，回头是不可能的。徐涛发过誓，要给丫丫一切，除了完整的家庭。他瞒着菊和妻子给丫丫办了护照，买了机票。妻子在外地开会，他不想把丫丫丢到外婆家，他和女儿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。菊正陪着领导打高尔夫，明天她将搭乘同一班次的航班，从北京经首尔飞往斐济。只有在万里之外的小岛上，他们才能像真正的恋人一般。但这一次，多了丫丫。菊会生气吗？她的脾气并不好。丫丫只有三岁，或许尚不具备泄密的能力。菊还从没见过丫丫。她们会彼此喜欢吗？其实这已经丝毫不重要了。

徐涛关了头顶的阅读灯，落入一片无底的黑暗里。整架飞机似乎都已沉入梦乡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的乘客都睡了。在徐涛斜后方，有位年轻的女乘客，正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徐涛的一举一动。

自首都机场的候机厅开始，谢燕已经偷偷地观察徐涛十几个小时了。大约还有两个多小时就要降落了，她却尚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。这是她第一次执行秘密任务，也是一次求之不得的机会。她绝不能空手而归。

她就只剩下48小时了。

2

758次航班于清晨抵达斐济。

黑皮肤的海关官员们穿着长裙式的民族服装，使用着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脑，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。不远处，行李传送带咿咿呀呀